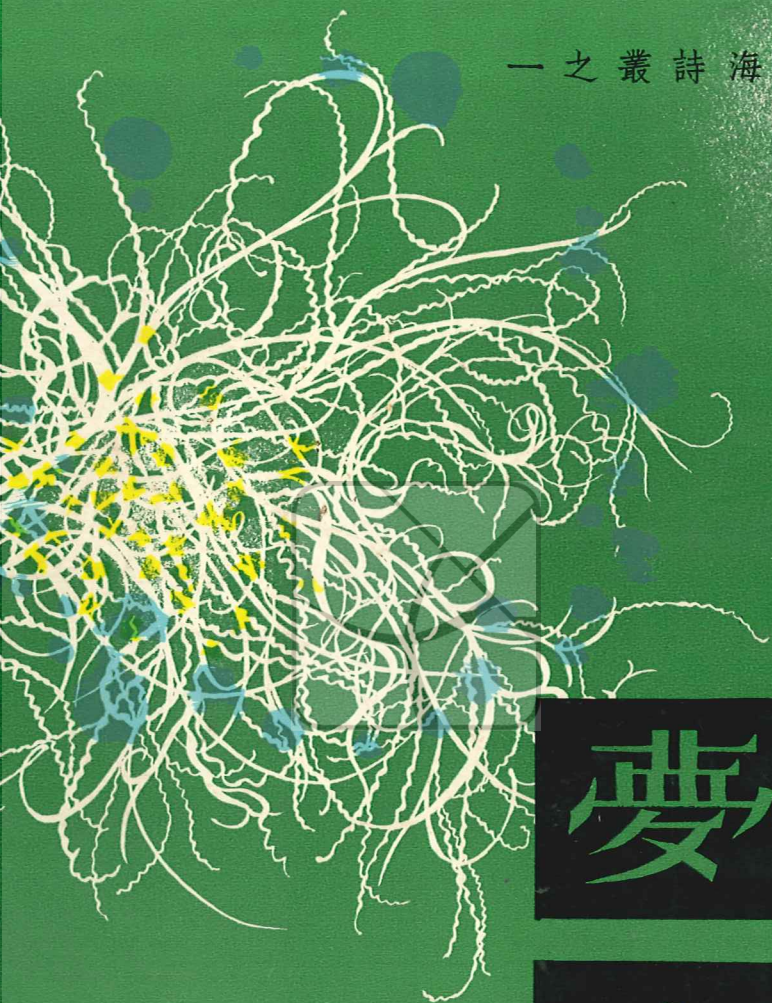


星海詩叢之一



夢

土

柳北岸 著

土 夢

著 岸 北 柳



1 9 6 7

版 出 社 報 月 詩 新



夢

士

柳北岸著

※

新詩月報社出版

POET MONTHLY

10-A Commonwealth Crescent,

Singapore 3.

美達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一九號

電話：四三一七三一

Meitak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519, Queen's Road, West, H.K.

Cable Add. "HKMEITAK"

東方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發行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1967年6月第一次版 1-2000

32開本116頁・定價星洋一元

目錄

故居的告別（序曲）	一
芭蕉之碑	三
竊取	五
茶園	七
鯉幟	九
菖蒲田	一一
僂僂	一三
獨白	一五
迷失	一七
不忍湖	一九
日本橋	二一

賠償	二三
蝸牛	二五
惜別	二七
車窗	二九
溫泉鄉	三一
執照	三三
美意	三五
皇居	三七
書之街	三九
看楓	四二
佐藤之居	四四
菟絲花	四六
椿山莊	四八
回魂	五〇

蘆之湖……………五二

山居……………五四

醉之伴……………五六

天孫……………五八

俘虜……………六〇

鹿苑……………六二

京人形……………六四

宇治川之畔……………六六

渡月橋……………六八

銀閣寺之沙……………七〇

藝伎……………七二

琵琶湖踏歩……………七四

二條城……………七六

五重塔……………七八

傀儡	八〇
髮繩	八三
雨中金閣寺	八五
待	八七
雪地	八九
咖啡館	九一
蒼茫	九三
鯨碑	九五
晴海街上	九七
千姬墓	九九
寶畫人	一〇二
閒雲閣夜宿	一〇四
冥想	一〇六
靜靜的小田原	一〇八

故居的告別

(序曲)

許多年來朝夕相守，
而今你卻爲我籌下一筆路費，
讓我帶走了庭中胡姬，
留下了青青石磊，
你默默無言接受告別，
教壁上的綠苔表示怨懣，
恕我這個無能主人，
對搬來搬去沒有是非。



昨夜蟲音喧鬧，
今朝鳥聲曖昧，
我將遠遠他往，

黃犬亦將停吠，
粉牆已經駁落，
鷄冠花在籬邊枯萎，
新主人何時來臨，
我不想他是瘦是肥。

你曾有年青貌美，
當然亦有老了可悲，
我何曾不是和你一樣，
不能永遠站在第一位。
新主人來的時候，
希望你有所作爲，
我一定走了，
但不忍心看你在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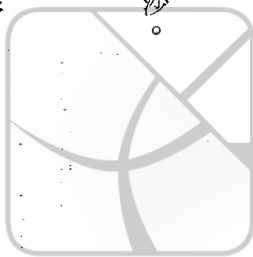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芭蕉之碑

蟲聲在幽砌裏嗚咽，
似重覆地吹出了節拍，
說這是江戶名跡，
看到的是壇下散着灰色泥沙。

誰能想起你的幻住庵，
誰來讀你的悲苦書札，
人家愛看粉牆上的瓏玲樹影，
那有人想飲二百年前的苦茶。



元祿年間你受人仰慕，
而今爬方格子的卻使人可怕，
就是果真寫出了一串珠璣，

亦沒有人家爲你建個雁塔。

有人想戴上桂冠，

有人想披上袈裟，

但一看到你的斑駁碑文，

總不及多聽幾聲輕輕的琵琶。

(註) 松尾芭蕉

日本俳諧之確立者，一六九四年逝世。其著作有「芭蕉七

部集」「幻住庵記」及「奥之細道」等。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 東京

竊 取

電柱從眼角疾飛，
山鷹向後方溜退，
消失了漠漠水田，
陰陰夏木散了隊，
打疊起旅程精力，
要看看富嶽的青翠。

富嶽已經在望，
雜草吐出了沉沉香味，
心中的手緊緊捉住時光，
可惜看不清湖邊花卉，
更聽不到秀語落於梅村，
祇有黑色的山石在路旁酣睡。



迷離裏是一座春臺，
教島國的人萬古沉醉，
不管它腹中蓄着許多荒唐，
但容貌卻發出了溫柔清輝，
怪你不能變個瘋狂的酒徒，
否則你會在山裾下面屈膝長跪。

原想不把遐思加深，
怎奈腦兒纏着許多亂蕊，
想把亂蕊編個小籃，
盛着皚皚的富嶽南歸，
讓小孫看看未融白雪，
忘記了竊取的罪。



（註）富嶽——富士山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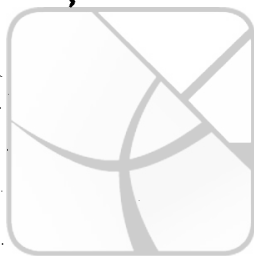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熱海

茶園

山下小溪潺潺幽咽，
山上泉水深深流淌，
盈盈嫩綠團團靜坐，
像無數孔雀迎着朝曦。

千百素手輕撫柔媚的音符，
唱出熱情蘊奧的心意，
一葉一葉向囊中紛投，
似一針一針地綉着佳期。

亮光光的臉有絲絲微笑，
滋潤着一羣旅客的情誼，
用辛勤的汗花化爲明虹，



不提風霜雨露結在一起。

終年爲人家裝飾生活，
四季爲人家點綴神氣，
人家只欣賞杯裏的杏色玲瓏，
誰憐歲月消蝕了竹笠。



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

寫於靜崗途中

鯉 幟

五月的風柔暖吹拂，
千竿鯉幟在村外飄飄，
是男童的成長節日，
喜鵲在枝頭呼叫，
叫大夥兒跳上了龍門，
封了侯爺，建了家廟。

誰不樂於錦衣肉食，
誰不愛坐觀山玩水的轎，
草寇流賊是無賴種子，
做官的人多了一窠，
把腳兒踏在笨貨頭上，
說是多麼自在逍遙。



村裏的人自編了長篇悲劇，
一路來是武士美女的老情調，
父子公孫遲早要出場，
不是台柱便是副角，
戰鼓鑿鑿流下最後一滴血，
殘酷沙場還有後人來憑弔。

回頭再看紅與黑，
鯉嘴吃了風蕭蕭，
雲栽花樹不是好佳景，
西伯利亞漠漠迢迢，
遠征的旗千萬擎不得，
且看看自己的島國多嬌。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 日光

菖蒲田

走完了神宮御苑，
我只愛它一田菖蒲，
枕橋雖然有個桃李貌，
比不上一簇青劍在飛舞，
八色花兒如醉，
真是似雲似霧。

霓裳羽衣，深窗的玉人，
花銘都是格外香馥，
淡紫淡紅一片氤氳，
三英六英盡情綻吐，
嬌滴滴地爭向太陽，
但並不失去英發的風骨。



身着白色和服的孃兒來到，
田間的綠色更綠，
誰肯小心細味，
誰肯爲它的芳踪援今引古？
此趣有誰知道，
它是一幅輕盈的夢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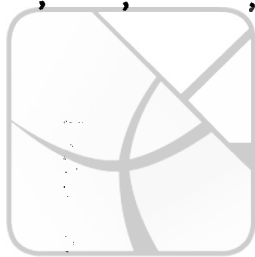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五日
東京

傷 慙

不願把日子交與寂寞，
因此想迎接遙遠的秋波，
不管歲月編成的鞭子多重，
更不管那生鏽的枷鎖。

雖然聲音比落葉還要低微，
志氣可像大海一般遼闊，
那能長年爲人家搬着泥沙，
過着沒有發燙的生活。

再沒有比黑暗更美麗，
這話是給病眼的人一盞火，
在夢裏曾飲過一池酒，



要試試玫瑰色的時光如何過。

溫柔的旋律我想聽聽，
濃艷的音色我想拖拖，
瘋瘋癲癲地在鬼怒川歇足，
誰能把古暗的回憶封鎖。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 日光

獨白

爲什麼想起採蓮能手的表姐，
爲什麼想起打漁英雄的表哥，
因爲夜來一場大風雨，
在床上尋着故鄉的小河。

小船上爭來了天邊霞彩，
要把霞彩帶回舅舅的院落，
腦磨裏流出了一個童心，
還想吃吃姑姑手做的秋瓜果。



而今內幸町正在塗脂抹粉，
數寄屋橋亦在賣弄騷姿，
風流祇像雲煙霎間過去，

我凝望着宮城的蒼翠而沉思。

我又想到故鄉的社戲，
和燦爛五月的湖邊花市，
好得沒有朋友來聊天，
聊天亦不過如此。



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五日
東京

迷 失

你的草鞋已經穿了底，
髮似覆巢，面似枯瓜，
你還是愛聽風，愛看水，
自說眼睛裏有一朵大紅花，
當然，我們個個不像水韭，
怎知魚兒在池中表演什麼。

你對名利一如浮雲，

自稱胸懷有如青天碧海，

為什麼聽了上野鐘聲便感肚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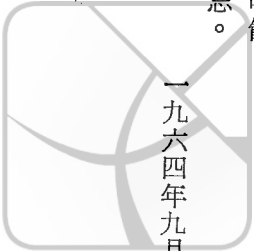
爲了一杯清茶而想把六窗庵打開，

可見你仍然不甘寂寞，

不讓生涯手冊塗上了灰暗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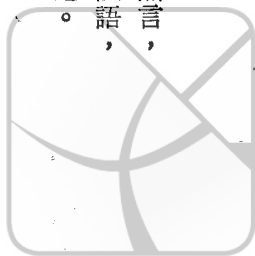
你對於怯懦毫不欣賞，
贊成倒下去的人再來一個對抗，
偶然見到籬邊的黃菊，
便妒忌秋陽帶來了芬芳，
當然，我們能夠放開肚皮吃飯，
怎知花蝶熱戀之後能否相忘。



一九六四年九月廿三日
東京。

不忍湖

湖水依然靜得如鏡，
柳樹兒照樣一脈相連，
小橈上有熱情似火，
高橋旁卻立着人兒默默無言，
去年魚兒曾在湖裏竊聽讌語，
而今只望見許多枯萎的蓮。



小草挑不起煙和霧，
亭中可藏有十月裏的春天，
車輪在欄杆之外輾轉，
高樓沉在湖裏睡眠，
白鳥迎上了新儔，
把一切景物換過了一個畫面。

真個教人有些不忍，
連萍兒亦不肯並肩，
往昔有墮下的櫻花作伴，
時常貼個沉醉的臉，
眼前散步的人十分輕佻，
漫說湖邊的風光儀態萬千。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 東京

日本橋

秋的天氣，

女人的心，

江戶的人有此傳說，

但不完全爲了金銀，

失戀的人從橋上跳下，

更何況臨死沒有聲音。

日本橋已改變了面貌，

車聲向歡樂追尋，

它僅是道路元標，

有情的字眼人們不敢行近，

老早忘記紅色橋柱，

多半爲了生活而大傷腦筋。



橋上未見清水，
橋下沒有情人來臨，
秋色亦很少變化，
變化的祇是古今，
過去的人策着驢子趕路，
現在的人不愛山林。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

東京

賠 償

咀嚼寂寞的滋味，
輕輕撩起了回憶，
曾在灰泥裏輾轉，
幾度把腿兒絞折，
而今埋怨山靜日長，
又愛上了初春的淒迷。

誰能無今無古獨逞，
我從來便無妬雨嗔雲之意，
當牆邊的柳兒碧了時分，
風兒正輕輕吹散我的腳跡，
偶然望見斜陽像珊瑚的海，
亦未曾在夜裏發夢嚙。



沙灘是我心上的溫床，
薔薇是我腦中的園籬，
聽濤聽風那用門票，
看星看月怎能指謫，
待我有笑有淚有吻，
便賠償了寂寞的回憶。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

蝸牛

廊下有不少歡顏，
一隻蝸牛卻在石縫中受苦，
它背上一個殼兒，
慢吞吞地找尋歸途，
因為冬天即將到來，
該爬回故居忍受孤獨。

明知脂粉在飄颺，
亦有衣裙在飛舞，
風騷的事它到底無份，
惘惘然找個暫時蜷伏，
自己的殼兒重得可憐，
那能貪歡而跑上崎嶇的路？



故居有綺夢繫心，
待春天到來再爬向山麓，
探問那堅深彌久的愛情，
看看舊侶是否蓄上了黃鬚，
萬一看到的只剩一個殼兒，
它亦可自由爬到了他處。
剩下的自由可以凝神細思，
或再找個隙兒來一回踏步，
在丁香花旁嗅嗅香味，
在木槿葉上嚶嚶清露，
宇宙既是上帝所營，
除了羽化誰說是無權安住。



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
東京

惜別

秋雨秋山，

黃花黃葉，

人老，薄了秋情，

昨宵忘記向箱根溫泉道謝，

今日匆匆來到本栖湖，

才知道湖口是如此凜冽。

湖心印了大室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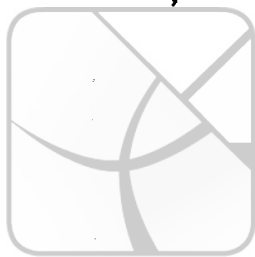
湖畔蘆葦聲嘶力竭，

彼此都在盼望春日到來，

要生命和後代相接，

忍受眼前一片零亂倉皇，

風蕭蕭吹着平野。



此間本有花鳥苔林，
亦有翩翩的多姿蝴蝶，
而今一切都拒見客人，
湖底紅鱒亦怪客人不逢佳節，
身如閒雲可以悠悠飛去，
但終要和蘆葦依依作別。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

富士道中

車窗

車窗移動了無數畫面，
遠阜、農舍、幽竹、長橋，
近水澄藍澈底，
心上的灰塵任它洗掉。

細雨夢迴看不起神仙，
脂粉剝落空有弦管的儀表，
可惜強羅徒負艷名，
驛前飛着被人遺棄的車票。



山色淡得欲無，
縱有綵筆難描，
多少心中奢望，

那奢望越縮越小。

風是蕭騷地吹拂，
落葉的柳枝嫋嫋，
花壇無花，冷淡了遠來客人，
只剩凋零的秋心在四圍繚繞。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

溫泉鄉

腦中不印輕淡的雲彩，
亦忘卻了嫩暖的陽光，
夢於瑩澈的溫泉池內，
那管室外是一片秋霜。

雖然不見那風動瀾回，
但有竹影在紙窗搖晃，
撫摸自己的勞困皮膚，
似未失去了落落疏爽。

不必凝神於雕壁花環，
且把身心盡量放寬，
池裏的純情何必註釋，



它本來就是一團溫香錦緞。

用彼此的微笑釀成友誼，
每個細胞都格外喜歡，
休提過去在湖海棲遲，
可聽水滴像春禽的嬌轉。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 熱海

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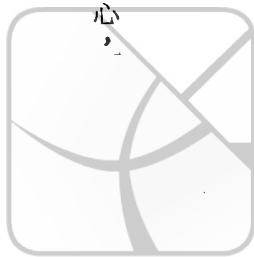
不爲溫室裏的花朵，
要像疾風下的勁草，
過去你用這話贈與子弟，
我衷心爲這話叫好，
他們正似春天的太陽，
煦照着抗爭的城堡。

而今你尋回了失去的馬鞍，
和那把折了腰的長矛，
在竹篾裏找出了往昔的豪情，
才發覺自己少了一件皮襖，
你還自稱是一株雁來紅，
你的確有你戀影的一套。



你不願陪我爬上了比巖山，
卻要看完八條的舞蹈，
說舞步好像溫室裏的花朵，
要先在花朵裏洗個乾澡，
然後靜靜執筆寫奇文，
題名擬定是生命的執照。

原來你祇爲了祇園藝伎而耽心，
又嫌她們梳粧得太早，
窗外還有熠燁的寒光，
勸她們伴飲南國帶來的醇醪，
我真的不能怪責你，
因爲你剩下無多的今朝。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
京都

美 意

——讀梅蘭芳東遊記

東京會館接受熱情花束，
友好的燈籠照遍了福岡，
四十載扶桑重來，
大阪驛前依舊爆出發呼的聲浪，
知交遺像之前一陣心酸，
話別酒會揮出了大陸豪放。



過去閉門謝客，蓄鬚輟演，
而今粉墨登場，千里造訪，
兄弟一般的友好二千年，
只有半個世紀的情感斷傷，
可悲的事讓它烟消雲散，

臨行話別句句是語重心長。

從此不再散播不良種子，
讓和平的歌聲熱烈高唱，
悲劇監督已經化爲腐草，
兩心應把仇怨相忘，
筆端開出了紅玫瑰，
是人類共同願望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
東京

皇居

武士不飲強盜所掘井水，
有人卻敬重一泓城濠，
不似爲了欣賞宮牆倒影，
或把松兒看成大地綠袍。

在馬場先門外望望皇居，
算是留下了江戶面貌，
但車輪已把尊嚴輾碎，
日比谷街上更看不到武士們的寶刀。



宮牆真似潔白的年糕，
瓦片更像節節的鞭炮，
有權勢的人太樸素了，

只有玩着五色的花草。

不見芒鞋竹笠，
亦不見盔甲長矛，
回頭望望鍛冶橋，
才相信皇居安靜的好。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東京

書之街

不想多看世故的巧笑，
愛站在書之街發猷，
窗櫺裏有夕陽墜下，
行人身上掛上了霞彩。

讓秋士在騎樓下傷懷，
也讓獨客在門口微喟，
從沉悶中轉到了喜悅，
由喜悅中變成了傷悲。

架上有紫式部的源氏物語，
亦有芭蕉的奧之細道，
身邊彷彿有絲簧之聲，



輕輕問你的年紀多少。

古籍裏曾睡過了蠹魚，
原來的主人不知何往，
他只貼了心愛的書票，
留下意態是極其痴狂。

天心地骨都冷，
街上卻四時常溫，
大家的腦裏在盤旋些什麼，
來來往往都十分斯文。

傾心於閉了眼睛的勞困，
凝思影兒移去後的無痕，
縱然蝕去時光在神保町上，



恨腳步不會深深生了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東京



看 楓

上了陡峭的桃源台，
望見湖上一抹彩虹，
輕舟剪破羣山翠影，
好似一匹搖動的絨。

湖尻有着輕烟縷縷，
花澗流出熱泉淙淙，
百里紅樹迎接秋霽，
把雲色和山色合攏。

旅人正恨來去匆匆，
不及長坐的山頭崢嶸，
俯視了秋江一片，



還帶出了秋水一泓。

放棄搖嶽凌滄的志願，
挑動了開心的簾櫳，
當早雲山的風迎面吹來，
人在千紅萬紅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佐藤之居

去年櫻花將落，
小路十分崎嶇，
爲了有事拜託，
不管鞋兒委屈，
叩過雨後的玄關，
主人真是十分風趣，
勸飲宇治名茶，
忙煞灶邊下女。

書齋裏真個溫馨，
主人亦細意謙虛，
殷殷詢問春日的闔門花市，
還提起了浪漫的蘇州夜曲。



其實天堂裏還有天堂，
主人的著作已夠花花綠綠，
當年接受谷崎的美妻讓渡，
正是人間罕有的喜劇。

而今笑聲不能再聞，
更何況能在爐邊談叙，
落寞了路旁銀杏，
剩下門前的二盆黃菊，
屋角還有風鈴之聲，
街心卻不見有人來去，
主人已經長睡了，
沉沉的天色似乎要下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 東京

（註）佐藤春夫，日本著名作家，田園之憂鬱爲其代表作，一九六四年逝世。其妻乃作家谷崎潤一郎所讓渡，爲日本文壇之佳話。

菟絲花

我以爲妳只生於震旦之西，
這回才發現妳在濱離宮吐艷，
妳說陽光送來溫暖錦被，
讓妳在這兒安穩睡眠，
而今已是清秋時節，
便開了門兒把纖情牽一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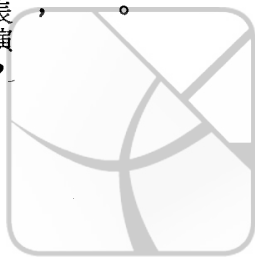
妳把柔絲纏住老去的山榛，
白中透嫩的胴體有放蕩的表演，

這到底是什麼思想，

妳說不左不右亦沒有中間，

清水願讓妳引吸，

因爲山榛老早有讓妳依靠的諾言。



妳說情多自然有拖累，
爲報拖累才熱烈的戀，
又說沒有腰肢大地便失了色彩，
沒有香味便不成美麗的詩篇，
一切是受妳迷住了，
我卻可憐山榛失去自由的歡顏。

妳已經對我發出了淺笑，
笑我這獸子在你的面前出現，
無緣無故怨艾着痴情的人，
爲什麼不行近淺草的花店，
那兒正擺着許多花兒，
沒有癡情那有好看的臉。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九日

椿山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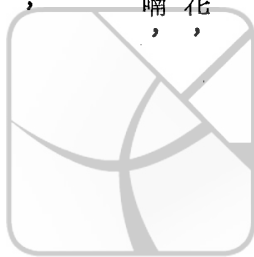
看過了三萬六千頃的太湖，
登上了三萬九千級的黃山，
人比蟻還微還小，
大地是綠綠斑斑。
目前的山莊是用手所砌，
妙處是蠕動的女女男男，
在穴裏飽賞小澗楓林，
領畧了幽芳與清嵐。



一休和尚遺下開山堂跡，
而今是情侶們約會的花壇，
三重塔立於小屯，
像藤田氏活在莊裏顧盼，

說仲夏夜有千萬螢兒紛飛，
濃冬凝雪白得發藍，
可惜沒有緣份見到，
疑人家說的有過份的渲染。

誰不愛看紅得醉了的山茶花，
誰不愛聽那簷下的燕子呢喃，
管他穴裏天地多大，
總算是十分璀璨，
暗了翠雲池，冷了雲錦池，
讓半狂的人在橋上蹣跚，
何須想到維新在這兒孕育，
且聽小澗裏的流泉潺潺。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三日

回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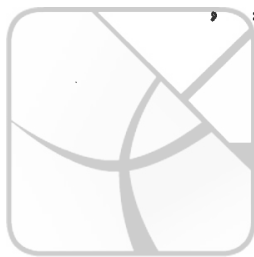
步履的聲音徒增寂寞，
終於來到喧鬧的雷門，
誠心誠意向大士焚香膜拜，
祈求回到活潑的青春，
有人見我有些離奇的神色，
卻未關懷地向我問一問。

高塔底下我的確有些老態，
看看塔影便想在一旁蹲一蹲，
我已經不能輕步前去獻花錢，
只好坐看香客們在鬼混，
他們口腔噴出了酒精味，
老的，少的，舉止都不是斯文。



我偷偷地行近那映畫弁士塚，
不想和冒牌香客一樣對紅唇，
怎知弁士石碑有了冷面孔，
批評我這老人思想太單純，
說道淺草自來便是胭脂地，
幹嗎不把舊夢溫一溫。

我怕弁士石碑再生氣，
在銀杏樹下暗自思忖，
寂寞是否可出賣，
白水是否能夠變成香醇，
左思右想無答案，
好得撇開答案回了魂。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三日 東京

蘆之湖

碧澄澄一片，

是蘆之湖，

消失了六道地藏，

忘記了源氏祖先之墓，

蕭殺的風掠過了松坂屋，

望不見富士山頭，只見山麓，

一陣烏鴉在飛，

飛向滿山透紅了的樹。



渡頭穿上了時代新裝，
是令人厭煩的洋灰建築，
可憐的是朱色的神門，
在水邊浸得那麼辛苦，

雖然伴着細漪輕風，
卻是十分孤獨，
那有什麼銀鈴的笑聲，
還有什麼仙翁在揮塵？

再望新羅三郎的笛塚，
點上一盞殷紅的蠟燭，
蕩舟的人醉了，
可惜沒有可以攀談的漁父，
遠遠有幾道噴泉飛濺，
像銀筆在醉中亂塗的符籙，
說往昔宮妃們愛看雲，
眼前的雲卻是落了俗。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四日 箱根

山居

水像玻璃的碧，

山似玉壺的清，

你說要來一次傲視煙霞，

裝個遊藝江湖的病，

我只想借一分時光，

拭去鬱鬱的心影。

你羨慕羣鷗的沙眠水宿，

要學它們領受自然幽景，

說路旁還有灼灼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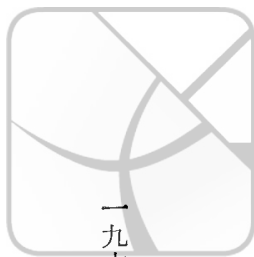
真像洞房裏的通紅紗燈，

我說秋已經老了，

紙窗隙裏的風鳴輕輕。



淡淡的雲把你醉倒，
好像看到春透瓊枝的娉婷，
似鳳的青松向你殷勤慰問，
還給你建一座望月的亭，
怪我的步履踏過了黃葉，
聲音把你的清夢驚醒。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五日

醉之伴

（山居外一章）

我踏過了斜坡柔嫩草穗，
他認為這樣太自私，
說草穗正在迷住安祥的溪流，
是那麼媚媚姿姿，
怪着犁耙很像我的雙腳，
不讓他的靈幻永遠在此。

他好像漸漸地沉醉，
不准雲彩佔據了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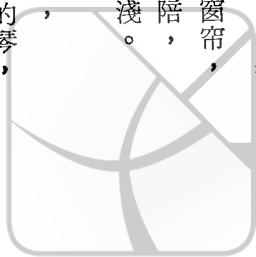
亦不讓我嘆着寒林牢落，
更不允我用獵人的眼光對着山容，
他要靜靜地在黃葉上睡去，
醒來時節可以望見一片秋紅。



他還想給純情的旋律來個游泳，
要陽光像個初戀的少女一樣鮮艷，
帶回了甜綿綿的夢，
麻癢癢地扶了輕烟做他的窗帘，
又說一切美麗必須憂鬱相陪，
笑我不知美麗和憂鬱的深淺。

也許明朝湖上是細雨濛濛，
我怕看見湖口一架斷了弦的琴，
他已經染上了餐霞的病，

還罵人家沒有飲露的心，
就任他在這兒長醉吧，
我可不想把小小的擺設看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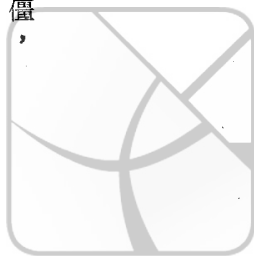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七日

天孫

半夜裏聽見機杼的聲音，
那聲音是單調而悠揚，
推窗只見寂寞的天琴座，
天孫在銀漢北邊徜徉，
無奈風寒秋又老，
嗅不到天上錦裳的異香。

人間傳說織女有了煩言，
暗怨漢南的牛郎把愛情弄僵，
好得時光不把織女的梭兒帶走，
咒罵的是破壞姻緣的強梁，
脂澤花釧可以搶劫，
相愛的人那能遭殃！



歎在場場米上獨坐，
很想遣個通情達理的天將，
轉告織女不能爲純情織錦，
找個機會讓牛郎爬過了粉牆，
不料松月未明人家的心事，
把搖曳的樹影篩滿了西廂。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九日
熱海

俘虜

一片林梢，

一抹輕霧，

看不清廓外的伽藍，

只聽到流水的音響處處，

往日的微笑暫勿追尋，

對貪婪的眼睛亦來個約束。

有節奏的輪聲催人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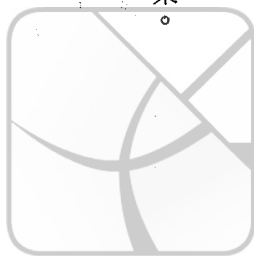
夢裏仍然是綿遠的路，

風姨從窗口細意探詢，

是不是還想多背幾個包袱？

一覺醒來忘了夢中事，

嫵媚的山容已在窗外招呼。



心中毫無渣滓，
但眼的貪婪難以寬恕，
黑枝掛上了柿兒點點，
還看它是滿園打碎的紅珊瑚，
有人報道濱名湖到了，
才發現自己是個醉了的俘虜。

一九六四年十月卅日

東海道新幹綫車上

鹿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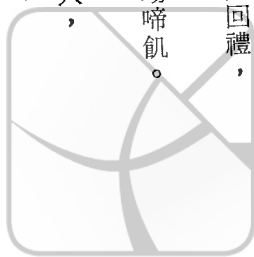
鵝黃草坪站立青松萬株，
是七百鹿兒的一片封地，
鮮艷花色讓牠們靜觀，
暖和晴日讓牠們嬉戲，
牠們已經忘卻峻嶺崇山，
獵夫像絕嗣的不來射擊。

牠們不再向異類掄眉豎眼，
亦不想霸佔同羣的生計，
終日有溫存的紅裙宮女作陪，
何須辛苦衝破了藩籬，
儼然是一團勝流韵士，
老在神社門外爲愛情賣力。



牠們向石階輕輕移步，
不像過去在莽榛中爭先亂擠，
因爲身居親善大使之列，
要在遊園會中殷勤爲嘉賓回禮，
真的不愛聽同胞消息，
任它在冰天雪地之下呦呦啼飢。

牠們未解桃腮柳眼的迷人，
卻學得表演追隨的絕技，
其實牠們從未領過大使的高薪，
幹嗎要忠誠向權勢來個勾結，
不過肚子餓了亦想吃，
在望餅時份卻有些忸怩。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
京都

京人形

鋪了紅氈待客，
芳芬的身段姍姍，
似有萬慮千愁，
靜靜地向四周窺探。

眉角寄有深永的綺思，
肩兒掛着盈盈的彩傘，
傘上載了一枝碧桃花，
奉獻島國女兒的溫婉。

既然趕不及了祇園節，
何不賞賞她手中紈扇，
扇屏繪着蛟人的淚珠，



滴出了幽怨哀慕幾番。

酒語、離情、別恨，
她的心弦讓你輕彈，
更何須戀那京橋烟柳，
她的眼裏正泛着春水的波瀾。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 京都

（註）京人形——日本之偶玩。

祇園祭——每年七月九日至廿四日，在京都八坂神社舉行。

宇治川之畔

小橋曲岸，

淺水平沙，

松針雖然未睡，

可刺不醒了草柵，

當年是戰鼓鼙鼙，

而今是秋風蕭殺。

有人遺下了酒罇，

有人遺下了手帕，

歡樂時分成了過去，

苦惱了默默的山茶，

不過它亦將開花，

更不願把葉兒讓人殘踏。



多少將軍戰馬，
多少美女名花，
風吹烟捲無迹，
空留多少閒話，
宇治川流出了悵惘，
夕陽影裏飛過了幾點寒鴉。
澗邊站的是過時的人，
否則他爲什麼披上了袈裟？
他可能想到風流秀曼，
不想建個慧眼無塵的塔，
因爲霜零木脫了，
一切由它去罷！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
京都

渡月橋

一列山，在我的眼裏流丹，
加上一片紅如火的落霞，
流下一泓碧玉江水，
橋上飛過一羣玄鴉。

千柱欄干有似戎裝隊伍，
吹吹打打伴着女神出嫁，
誰是新郎那可不管，
意味生命之豆在萌芽。

上帝並沒有一個安樂的家，
俗人怎能對綺麗的山川還價，
莫說斬龍劍已經生了鏽，



聖人們亦救不了水裏魚蝦。

痛恨沒有咀嚼靈魂的牙齒，
能聽到的是悲鳴的胡笳，
秋風很難吹散憤懣心曲，
通情的只有江邊的蒹葭。



京都

銀閣寺之沙

一堆白沙不知來自深淺，
更不知漂白了多少萬年，
海濤陪它逍遙飛濺，
太陽給它多少熱笑的臉，
星月更是溫柔無限，
爲它受了顛簸而蹙了眉尖。

雖說有很美的腳兒踏過，
亦有殘暴的釘鞋蹂遍，

磧裏黑暗有誰知道，

無端和小石擠着熬煎，

靜靜地在表面上發了光輝，

難道真的是安穩地在名園裏安眠？



可惜天心亦有變卦，
怎知此後還有多少兵燹，
聚散的事原は無常，
亦像戀情在短促時間內相連，
沙兒果真能擔得起冷和熱嗎？
有的是說謊的人間。



京都

藝伎

肩兒披上了雲和霧，
面兒貼上了花黃，
香味從袖子裏噴了出來，
琴聲透過了紙窗。

鏡裏有隙影風光常臨，
亦有春濃秋潔來往，
多彩雨虹任扇兒輕搖，
步兒踏碎旅人迷惘。

紅燈轉移盈盈倩影，
酒瓶兒在柔荑的手中發狂，
說是蘊蓄無限情意，



給旅人獻上了珍珠時光，

鴨川的水不捨晝夜，
旅人從笑聲中相忘，
京舞文樂溫存片刻，
休管那西廂月色如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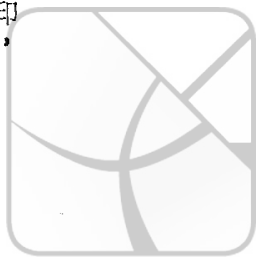


京都

琵琶湖踏步

羣山把湖兒鎖住，
晨光射出湖水潋潋，
風柳拂來秋影，
人兒飄動了紅色圍巾，
熟睡的岸草醒了，
這湖兒格外可親。

湖西已經鋪上了金石花，
小路還留下許多情人的腳印，
歡樂當有過去的日子，
這湖兒卻永遠似霞似錦，
領受了溫柔一瞬，
沙兒變成了黃金。



雖則未曾在湖邊痛飲，
但隱約聽到曼殊和尚的聲音，
他在這兒枕經睡去，
忘卻那個淑女的殷勤，
湖兒尚有星稀月朗的夜，
可人兒爲什麼不能得他半點憐憫？

（註）曼殊和尚——蘇玄瑛，「斷鴻零雁記」之作者。

京都

二條城

粉牆和樓角倒影，

在那外濠裏相迎，

元離宮是這樣動人，

小路的石珠亦有音符錚錚。

二之丸御殿有畫棟雕樑，

千匹駿馬在屏風裏馳騁，

料不到德川亦有恐怖病，

地板踏出了夜鶯之聲。

想見當年的野心幕府，

樣樣是必死之爭，

竭盡了人民血汗，



建下了這個玩樂的城。

妃嬪們小心進酒，
家臣們跪出忠貞，
佩劍的武士到那兒去了？
只留下小池的水澄澄。



京都

五重塔

建個高塔安藏佛印，
用細沙鋪着心靈走廊，
飛來的燕子愛看人間喜劇，
存個好奇的心亦屬無妨。

御室之櫻開遍新社，
松濤在塔下自由動蕩，
覺者和智者究有多少修因，
聽見的是鐵馬在簷角低唱。

穢土已經生了秋心春意，
壓壓的鳥語婉轉悠長，
塔影寂寞地倒映江上，



它知道橋下缺了一隻畫舫。

塔裏的人可以望見中都烟雲，
可看不清平安朝代的高崗，
永年聽經到底不是好事，
最好是看看遊客的手杖。



京都

傀儡

戰爭火燄在大地燃燒，
廝殺的聲音壓倒了旌旄，
將軍的威儀由人操縱，
血腥歸來脫去戰袍，
再舉着杯兒痛飲青梅酒，
還強拉美女來一回舞蹈，
背景忽然是個現實豐臀，
一座觀客齊聲叫好。

粉色線兒調來一位老翁，
身邊有隻雪白的鶴，
老翁爲了火山赴死的情侶而傷心，
鶴兒卻羨慕他們緊緊在擁抱，



驀地將軍騎馬趕來，
向擁抱的情侶揮了一刀，
嚇得鶴兒飛了，
只存老翁爲情侶哀悼。

殺人的世紀拉得很長，
這話並非胡謔，
名花已經有主，
將軍那能伸出了貓爪？
燒燬人家的園林，
還使人家沒處可逃，
雖然演出的情節十分簡單，
但操線的人可不潦草。



休說江山如此多嬌，

休說人類是上帝所造，
生物都是上帝傀儡，
美惡永遠是個記號，
操線的人亦太殘酷，
不讓情侶把衣塵拂掃，
剩有餘情裊裊心頭，
好讓觀客在台前吟味消耗。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東京

髮繩

在本願寺的殿下站立很久，

端詳一細髮繩，

說是千萬信女誠心奉獻，

一如赴難請纓，

把青絲白髮剪了，

要它結成佛門美景。

大佛寺終於屹立人間，

捐髮的人卻沒有踪影，

留下來的髮繩緊緊絞住，

青春和老邁不留笑聲，

蒲團戀着青磬，

靈魂入了清規的行程。



髮繩受到善人愛護，
爲的是超凡入聖，
它已經歷了許多朝代，
伴過了開開落落的山櫻，
本願寺委實太寂寞，
卻留下一細不朽的髮繩。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京都

雨中金閣寺

道上是冷冷清清，
到處滿着灰色的泥濘，
秋雨綿綿不絕，
卻有人起了很高的遊興，
撐着傘兒在山徑佇立，
彷彿走入了神造的錦屏。

鏡湖上突出疊疊黑石，
雨中花樹娉婷，
沙兒已經消了腳印，
古寺裏發出了鈴聲輕輕，
足利將軍雖然是一介武夫，
卻能夠經營一個幽邃的美景。



當然有過許多風流韻事，
但已落得像衣笠山一般的靜，
赤土變成了婉麗園林，
也許不是專爲了禮佛念經，
柴門到底不能說話，
只見木葉兒的水滴格外晶瑩。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九日
京都

待

落日紅透了西銀座，
他渴望她應約到來，
落日已向京橋墜下，
他還是見不到她的風采。
寒風正和高速道爭吵，
吵得他把腦門裂開，
四丁目已是萬家燈火啦，
他好像空虛難排。

爲什麼不去清月堂飲茶，
是怕她行到鈴屋門外，
必須依約在橋下靜待，
只是越等越難耐。



不二家店前人潮漸退，
沒有人對他一瞞半睬，
朝日高樓電報開眼啦，
他可真不願把頭兒一抬。

還在待着什麼呢，
他真是欠了一筆孽債，
地震紀念碑前剩他一人，
依然在心上亂猜，
雖說不能把她等到，
他可望見了晴海街的火海，
到底她到哪兒去了，
他還是要痴痴等待。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東京

雪地

用輕快來忘記煩憂，
用歡笑來防止衰老，
旅館主人真是十分殷勤，
嘴唇卻掛上衛生口罩，
不管言辭是否由蜜蜂和花編成，
被招呼的客人已在銀海舞蹈。

門外放着許多長橇，

窗角有俏麗的影兒在擁抱，

沒有開始亦沒有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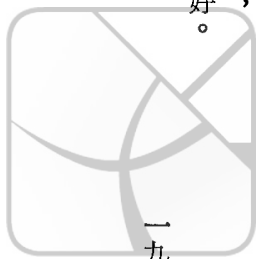
像千枝火把在燃燒，

誰不肯相信行樂直須年少，

沒有陽光煦照的人兒怨語叨叨



原野好似袒裸的胸膛，
白茫茫地沒有樹和草，
滑雪過來人是點綴青春，
接力來的亦是十分驕傲，
已經癱瘓的無妨站在一邊，
聽聽風裏絲簧可真越吹越好。



一九六五年正月五日

咖啡館

夜色像琉璃一樣綺麗，
月華在桌邊十分嫵媚，
是一個璀璨的夢，
亦似幽靈在盃裏迴旋，
放縱的聲音把窗兒擊破，
舉座人物墮於紫色深淵。

彼此堆着雲彩的多姿笑容，
讓生命消磨於一刻繾綣，
建造友誼的絮語一如羣魚喋喋，
點綴了午夜的歡悅庭園，
路柳尚且有雨露滋潤，
年少作樂是上帝賦與的特權。



電視浮現三角洲的林烽火，
強人們揮出激昂的鐵拳，
有人說這是一派瘋癲的事，
他們能有幾個好好生還？
忽然有一根秀髮在盤中掉落，
大家爭說這事兒和他有關。



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 東京

蒼 茫

酒醒夜靜，
對影長談，
談月碎雲崩的湖上，
談水滉花搖的江南，
這兒雖然亦有塵草煙沙，
卻須緩緩打探。

我還在緬懷慵荷倦柳，
你也忘不了淺笑輕彈，
目前木落山空，
天遠人老，管它黑和藍，
巧拙豈關吉野微雨，
該提的是童年玩皮伙伴。



我曾聽過艷鼓嬌絃，
但祇聽了一半，
你處處采翠擷芳，
不見得如何勇敢，
我們已經不能再睡，
且望窗外的一派蒼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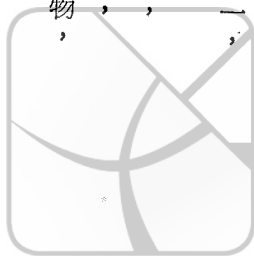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

箱根

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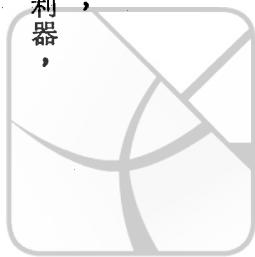
江戸的美從腦中消逝，
品川卻留下了斑駁的鯨碑，
這名所是紀念三件大事之一，
人能敬魚算是一樁奇跡，
當年它在狂風暴雨中飄來，
的確給人一個很大的刺激，
天王洲出現了如此龐然大物，
疑是海神的兄弟。



而今人們吃盡了海苔，
已經有人向海賊們來一個抗議，
生怕鯨族即將絕種，
主張讓它們留些後裔，

怎樣公道自可博引詳徵，
鯨脂鯨膏卻在冷房堆積，
鋼矢鐵勾處處包圍，
何況目前正是人吃人的世紀。

利田神社掛着和平燈籠，
一億年後亦許沒有春季，
鯨碑尚留俳人名句，
將來壓在泥土之下悲泣，
待考古家挖出來小心求證，
推斷它是中古人類的攻城利器，
因爲它的形狀尖尖，
尖尖當然不是一隻椅。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 東京

晴海街上

望去有腿兒千萬，
像一道緋色的堤，
心與水月爭靈，
身和雲霞接力。

柳眼在牆邊引入，
粉味向風下進擊，
雖然時光從疾步中蝕去，
但已醞釀了一街春意。



倉敷的襪子多柔，
桃屋的鞋兒瀟灑，
大家靠它表現了俊俏，

煦煦姝姝地留個腳跡。

可以靜觀吳服的溫情，
可以吟味海苔的紋理，
誰不想行到街盡頭，
只能像鳥兒飛過了別枝。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

東京

千姬墓

行過了沉沉甸甸的傳通時，
可看不見妳的紅色院落，
人們用密密的石柱把妳圍住，
好像女人一定要闖禍，
以前妳有辛酸的路程，
不是妳自己盲目跑錯，
戰國的悲話說個不盡，
梟雄們利用女人總是罪過。



只是歲月如此蹉跎，
你始終伴着無聊更朽，
野心家那有什麼溫柔，
最多像在籬邊採了一枝花朵，

妳終於勇敢地不帶拭淚手巾，
什麼情郎妾意也不再檢討，
趁時間的老人睡醒回來，
爲枯乾的松樹揭去了蔦蘿。

秋刀魚的美味越聽越出神，
人間那有不出流汗花而造出了樓閣，
妳有個給人家逞強的機會，
用着妳的美貌把城門開了鎖，
不過當年妳落飾天樹院，
誰亦代妳埋怨自殺的本多，
妳真好，能安心在這兒長眠，
不像現今的女人愛玩火。

雖然，從舞台上看見妳的黑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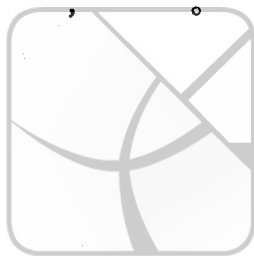
好像還有許多纖情未能盡說，
一代興廢原來十分平常，
妳領受的卻不是落俗的生活，
被人佔有已夠悽愴，
一領針氈那能安臥，
而今文京區的人匆匆走過，
卻從未看看樹影在婆娑！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東京

賣畫人

欣賞賣畫人的運筆，
端詳賣畫人的用墨，
圖中是江戶撐傘美人，
賣畫人的容顏卻有點饑餓，
日比谷寒氣襲來，
賣畫人也許專靠騎樓寄托。
妙手畫出美人身着輕羅，
卻畫不出消彌麵包的風波，
千萬行人搖杖走過，
望的是華麗的樓閣，
賣畫人笑臉相迎，
但笑得不太快活。



賣畫人的內心該有美意，
畫出撐傘的美人有個梨渦，
怨恨滿街充滿鈔票騷味，
只是這話不便當面一說，
五時一刻東京已是萬家燈火，
賣畫人還在那兒獨坐。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六日 東京

閒雲閣夜宿

聽潮十二小時，

松風叩門是美的情意，

勸客勿忘梅園花落，

此處更非浪漫禁地，

再望錦浦燈火，

讓它存個長遠友誼。

紙窗有影凝思，

存下許多神秘，

爲什麼不嘗御刺身，

偏愛那醉了的紅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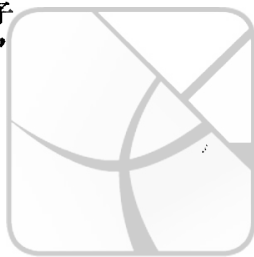
老遠前來山城一宿，

情願神志入於昏迷。



山間星月皓潔，
院前有吐芳茉莉，
鞋兒卻在門口苦笑，
埋怨週身是熱海黃泥，
穿鞋的人只顧白襪，
卻不可憐它曾相隨千里。

終於不忍再望星月，
衷誠地向鞋兒賠個禮，
感謝鞋兒伴着我的伶仃影子，
踏過了花徑芳谿，
且把你的辛勞仔細洗滌，
讓污穢的塵泥陪着草兒萋萋。



（註）刺青，——日本人愛吃的生魚片。

一九六五年二月廿日 熱海

冥 想

你說比巖山上有如糖的枇杷，
他謳歌肯特郡有醉人的啤酒花，
我說我們亦有肥沃的土地，
四季出產着桶大的黃瓜，
座中的印度朋友在竊笑，
一切都輸他德里的大麻。

大麻給我們鎮定亂了的神經，
亦麻醉我們誇張的大病，
怎有一粒黃沙便擊沉滿江艤櫓，
怎有一把小刀破開了一羣山嶺，
我們已經見過了大井的大佛，
祂會爲你來了而高呼歡迎？



你與我都無話可說：

他和印度朋友亦沒有聲音，
遠遠處有人用力在叫喊，
自稱個個是上帝的選民，
一定要在人家的園庭行獵，
不知他們到底是什麼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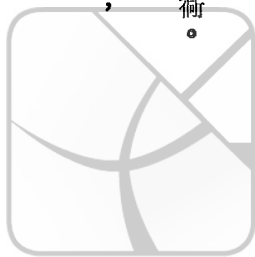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四日
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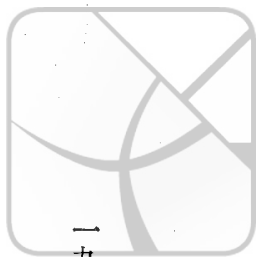
靜靜的小田原

半臥車廂看看山中景色，
花信風殷勤護送，
心縈縈宮城細柳，
還有並列的虬蟠蒼松，
幾時能夢見虹橋倒影，
可惜又轉入了曲折的小衚衕。

五瓣茶花忽然紅透了山寺，
甜睡的芳草是一片黃絨，
大地並非慵困，
怪的是行人匆匆，
吃了橘子之後便遠遠他去，
那能帶回了春意融融。



人有花樣年華，
山川自有鬼匠神工，
被割的稻頭誰說寂寞，
它是入定的青龍，
世間有了不少恩和怨，
最妙是盡在不言之中。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日

新書預告

星 海 詩 叢

新詩月報社出版

海 洋 頌……… 絮絮著	迷 惘……… 柳北岸著	酒 語……… 柳北岸著	獅 城 的 傳 說……… 鍾祺著	橋 ……… 常夫著	抒 情 詩 二 集……… 杜紅著	千 年 之 蓮……… 周燦著	黃 昏 星……… 周燦著	默 ……… 苗芒著	南 島 詩 草……… 李汝琳著
-----------------------	-------------------	-------------------	---------------------------------	-----------------	---------------------------------	----------------------------	-----------------------	-----------------	-----------------------------

星 海 文 叢	玫 瑰 與 火	苗芒著
	每冊定價八角 經已出版	
	鐵 欄 裏 的 睿 天	周燦著
	每冊定價八角 經已出版	
	夜 歌	鍾祺著
	即 將 出 版	